

# 目 录

- (一) 建国前灌(县)威(州)道上风情记实…罗天平( 1 )
- (二) 一九三三年茂县叠溪地震酿成汶川洪灾记实  
………王惜春、何光灿整理( 17 )
- (三) 解放前及解放初汶川县工商业情况简介  
………游炳章( 22 )
- (四) 漫话川西“边茶” ……李四方 冯克鑫 供部份稿 ( 25 )  
郭德必搜集整理
- (五) 靠山吃山、吃山管山  
龙溪镇解放前林业的个管人理、运输情况述  
零 ……马裕章( 33 )
- (六) 解放初汶川县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忆 ……  
………郭 风( 38 )
- (七) 龙溪镇解放前的走医和巫医 ……  
………罗天平( 41 )
- (八) 我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  
区部工作的回忆 ……吴祖泰( 54 )
- (九)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区部  
卫生事业情况简介 ……包佩华( 60 )
- (十)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区部  
情况拾零 ……郭 风( 62 )
- (十一) 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的部  
份历史资料看其成立的动机和目的  
………索国光收集整理( 64 )

- (十二) 康冻在汶川事略……………罗天平(67)
- (十三) 草鞋县长——康冻……………郭风(75)
- (十四) 康冻轶闻  
探监和菩萨坟……………袁圣谟(77)
- (十五) 国民党汶川县党部及所辖机构概况  
……………何光<sup>焯</sup>煜(84)
- (十六) 绵池和威州地区解放前洪门袍哥剪影……  
……………黄天锡(89)
- (十七) 龙溪镇解放前魔影点滴……………马裕章(97)
- (十八) 教授遇匪记……………索国光(100)
- (十九) 汶川县三江口鄞芷龄被擒记……………高景文(105)
- (二十) 威州镇解放前的寺、庙、观、堂、庙会及  
封建迷信活动情况简介……………向宇栋(109)  
李增实
- (二十一) 汶川县白花乡宝莲山大观……………林乙照(120)
- (二十二) 水磨乡黄龙寺……………余峰(126)
- (二十三) 掌管黄龙寺时间最长、又是该寺的最后  
一任主持傅元天大师简介……………侯锡章(129)  
采访
- (二十四) 来汶川访古并拜读《汶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  
辑有感……………(130)

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sup>荀</sup>院<sup>廷</sup>一  
<sup>谯</sup>光<sup>发</sup>

# 建国前灌（县）威（州）道上 风 情 记 实

罗 天 平

噫吁嘻，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上面写的诗句，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杰作《蜀道难》中的起句，诗人以热爱祖国的激情，奔腾豪放的文彩，歌颂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崎岖险阻及其秀丽景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今天读起来仍回味无穷，印象深刻。

灌城到威州的羊肠小道，确也是蜀道蜿蜒如蛇似的山径伸向崇山峻岭，又曲折萦回而下，人行其间，时而在下临汹涌岷江的栈道上，时而又徒步涉过潺潺的溪流，雄伟的山峦叠嶂夹着碧绿而咆哮的岷江，一路疏疏落落的茅店、炊烟、鸡啼、狗吠、牛哞真是一幅天然的山间行乐图。

## 歌客店、驷马店

沿途茅店都可以宿客，门前总挂上一个长方形的灯笼，上面写得较多的是：“未晚先投二十八（宿）；鸡鸣早看三十三（天）”，少数较为讲究的歌客店如：映秀弯、兴文坪、绵池镇、威州镇等地就会写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或是“高人下榻；吉士停骖”之类的对联。这一带开得亨通的歌客店有东界脑的张洪歌客店，老婆子叫张么婶，

是龙溪人迁到那儿开店的，她对人和蔼、关怀得体。店里有几十床棉被都是清一色的“人字呢”被面，新蓝布里子。床上都有席子。还有显客备用的上官房。店内饮食齐全，天天都有“足子”运送各种物品到店。其余开得亨通的歇客店就要算兴文坪董昌琪和绵池镇姜甫耕开的客店了。

除此而外则不堪提及。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事夜宿佛堂坝的歇客店，店主人是个白麻子女人，手上戴一副麻花圈的镯子，脑后绾个大擦擦，她干活很俐势。但当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时，柴扉外的风声、水声阵阵袭来，使得店桌上的油灯闪烁闪烁，令人有阴郁沉闷之感。

店堂灶内岩柴非常催锅，霎时饭熟，店主人在大黄桶内随手抓了一把牵丝丝的酸油菜，在锅里炒好后给我们做下饭菜，我吃下后半夜腹痛如刀绞一般，同事们没有办法，只好用“刮痧”的土办法来解决我的腹痛问题，我等于是受了一次“刑罚”，但我的腹痛却奇迹般地松了。

店里用岩柴捆就的长床上，一字儿睡着一些疲乏不堪的旅客，鼾声大作，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少顷觉着颈部、足部象“活麻”活着一般，抓也不是，抠也不是，赶紧起来划亮一根“儿童牌”火柴一看，哎呀！天啦！全是臭虫，真个是千千元帅，万万兵马，九里山十面埋伏，大军浩浩荡荡的从壁间、草里源源不断而来，我只好睡到店桌上去充“凉拌菜”一夜。当时灌威道上各旅店的床铺均有虱子和跳蚤，客人无奈，也只好见惯不惊，习以为常。

骡马店，灌县城城隍庙足下有一家；龙溪镇有李塌鼻子、苟泽荣、李把耳头、王绍岳、锁俊安等五家；映秀秀、兴文坪、东界脑、桃关、绵池镇、威州也都开设有骡马店。

松潘下来的骡帮叫“大帮骡子”，吆骡子的人叫“骡子客”，骡子客多半性情粗野，只要有一匹骡子不听使唤乱走，骡子客就用马棒直打得骡子服贴为止，故老百姓说：

“三句话不如一马棒”。松潘的大帮骡子下来时，多驮上甘松、甘草、羌活、鹿角、羊毛和皮张等，有时还藏些麝香、贝母、虫草和鸦片烟在驮子内。回去时则驮上布匹、铜锡器皿、清油、茶包、烟叶等。

头骡，主人把它打扮得相当漂亮：头上有绯红的头缨；鼻梁上挂着小镜子；项上挂着一大串锃亮的铜铃；臀部上还有三角形的皮质绣垫，缀以璎珞；肚皮上拴着宽阔的肚带；四蹄钉上铁马掌。头骡懂得站口，从灌县城起身到龙溪镇骡马店门前，它就伫立不走了。

有时有些骡子从队列里窜出来，尽管它嘴上还戴着铁丝笼套，却硬要朝街旁人家卖面粉的簸箕内杵一口，遇此情况卖面粉的主人只好自认晦气，这就应了一句名副其实的歇后语：“骡子吃灰面——白嘴”。

“小帮骡子”是指从懋功县（小金县）、靖化县（金川县）来的骡帮，因骡子体型小，故名。他们不宿骡马店，尽打野宿，野宿时把货物砌成围子，蒙上毛毡，一伙人在里面随便做些吃的就睡觉了，骡群则吆出散在四周的野地里乱啃野草了事。到灌县城时，多不直进西门，而是翻鬼栅子到凤栖窝的乱葬坟处野宿放牧，直到他们把货物买齐了才离开该处往回走。

龙溪镇上场口河坝侧边有座石碑，高约二公尺，厚约二十厘米，上有碑帽，正面刻有藏、汉两种文字和汶川县的县印，字迹工整，隽秀俐落，此碑在十年浩劫中被捣毁。据农

民夏世民说：是他祖父和杨辉山（注）等三人筹建的，时间约在光绪末叶。碑文上说：如骡帮践踏了当地“义冢”（实际上骡子有时啃了豪绅们的坟上的几根草），就是有乖人道，故立碑严禁骡帮在此野坟处放牧，否则是要遭到地方上有关部门的惩罚。大家不知就里管自喊“蛮”子”碑了事大吉。

民国三十一年汶川县第二区区长刘宗禄任内，慥慥的“小帮”骡子客们野宿在“蛮”子”碑处放牧，骡子客们喝足了烧酒在休息，八保保长马寿萱前去干涉，结果被吃醉的骡子客饱打一顿，并把马戴在裤腰带上的连枪也扯了，众醉汉两眼绯红不肯罢休，高矮还要把马拖到河边上去枪毙，这时马保长吓得魂飞魄散，哭着告饶，说了好几箩筐好话才算被勉强放走，然而，连枪却被醉汉们没收了。但最后吃大亏的还是骡子客，有几个人双腿被打烂，赔钱赔礼不说，为首者还被关进了班房。

娘子岭每当浓雾迷漫，参天古树滴水的时候，你佇立在岭巅银台观栅栏前，周围灰蒙蒙的一片，一丈以外就没法看清人的面目。这时你会听到不远处传来嗒嗒的蹄声和悦耳的项铃声，这真是一幅活画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绝妙图画，简直令人神往。

### 运输——“瓦壳壳”轿子、“滑杆”、肩挑背磨

交通运输除前面所叙述的骡帮以外，大批的运输力量仍然依靠出卖劳力的劳苦群众。

“瓦壳壳”轿子是两个人抬的，外貌象个立柜，内中有个固定的椅子，两旁有推窗，前面有轿帘遮掩，顶部用竹蔑

编织，整体涂上黑色桐油漆，象一匹“瓦”盖上，故名。因乘坐这种轿子脚力费昂贵，故多是有钱人家的老年人、小男、妇孺乘坐。但人家娶小接媳妇或二婚嫂再嫁人也多雇用此轿，这些人，因约定俗成是不能乘坐大花轿的。

抗日战争末期，“瓦壳壳”轿子就不多见了，一是足力钱贵，二是走山路时不方便，代之而起的是轿坊老板大量制作的“滑杆”。抬人时加凉布蓬，抬货时就不用加凉布蓬。抬滑杆的人绝大多数是安岳、遂宁、永川、乐至等县的穷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染上了鸦片烟。每到一个站口，他们就要吃烟过瘾，当烟瘾一过足，他们就浑身都是劲，如飞一般地“轻装上阵了”。由于他们在吃烟时的吞云吐雾中加足了劲头后，如飞一般地“轻装上阵”，故老百姓叫他们是“云抬师”。

在崎岖古道上奔波着的“云抬师”们，上身衣服单薄，下身着短裤，足颈颈上缠些破布，腿肚子象一对铜锤似地裸露着，头上缠着黑巾巾帕子，显得风尘扑扑，热天犹可，打霜下雪天可就苦了，常常看见乘坐滑杆的有钱人头枕下面悬吊着一两个有提手的敞口竹烘笼，这就是“云抬师”们的取暖用具。“云抬师”们从起点到目的地，一路吃烟、吃饭、宿号都需用钱，所以坐轿的人在预付脚力钱时要谄倒（掌握着）给钱，否则他们会寅吃卯粮，中途没钱开支时就会抬不动了，你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后，他们把挣来的钱吃个精光，成了“两袖清风”才算了事。

雇用滑杆的规矩，一般是这样的：当有人雇定他们时，他们马上把卷成筒筒的布凉蓬交与雇主作为信用物，这时就向你要预付钱去烧鸦片烟、吃饭，等烟瘾过足、饭吃饱后才

上路。如中途他们遇上疾病又没有钱医治，有时就只有成为路毙了。

我还看到过有些“云抬师”没钱买鸦片烟，只好廉价买来装鸦片烟的黑状元碗，捣碎后琢磨成细粉，用布袋子装好。烟瘾发了，就在站口上要碗米汤来冲一点苦涩的碗粉下肚，算是过瘾，这无疑象饥饿极度的人们吃“观音土”（一种很细的土壤）一样，纯属是慢性自杀。

你别看他们双肩磨得死茧重叠，还苦中寻乐，前呼后应地唱出一溜串行家的“术语”（注）：

天上明晃晃；地下水幽幽。

天上一朵云；地上有个人。

洋洋坡；慢慢梭。

高矮；叨睬。

点子花（牛屎）；不睬它。

活摇活（乱石路）；各盯各。

黄丝缠足（乱草）；金蝉脱壳。

重台上；两分手（石头挡路）。

平桥一根线；跑得马来射得箭（过桥）。

一步一块；谨防足歪（读Wai伤扭）（石梯子）。

尖桩戮足；镰刀刷脱。

拦天网（指瓜棚、晒衣杆、绳）；埋头闯。

黄鳝路；要小步（稀泥路）。

前搭左；后摆右。

左边有个半边月（路缺口）；八月十五来团圆。

青石带晃；踩稳不放。

横沟一路；大跨一步。

青皮草滑；踩稳不怕。

又踢又咬，速来拴到（狗）；不是你舅子，定是你老

前边有条地拱子（猪）；打个镣环高挂起。

两靠（过夹巷或夹道）；对帽（前后抬者对帽看齐走直）。

担挑背磨的人们，确是艰辛备至，沿途翻越峻岭小道，峭壁羊肠，时有溜沙、塌路、垮岩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故当时沿途一带如马王坡、撑腰岩、犛耳坡、飞沙关、廖官岩等险隘的地方或岩穴里，总塑着观音大士、山王菩萨供劳力者祈祷祝福，神汉巫婆也借以敲诈勒索。

龙溪镇至桃关以下两岸的灌木丛中，每当春暖花开，

“七里香”香飘四野沁人肺腑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非常清脆、悦耳的山麻雀的叫唤声，它们体型小巧，遍身褐色并有黑色斑点，头黑间有黄色毫毛，非常美丽。雏出觅食，整天奔波于草丛、灌木林间，鸣叫声：“叽—咕、叽—咕叽”，乍一听起来酷似小娃娃的声调在嘲笑着劳力者：“儿—背背子—背背子”。背背子的人们听到时哈哈大笑，戏谑地说：

“独余（只有）背背子的才是儿子，担挑子的就是老子啦！”

骡帮、抬滑杆及背担者在西路行走，艰险是很多的，而且还要找保人担保。背担者向茶号领运的茶包，每包重七十市斤，如背担两包，就有一百四十市斤，再加上自己带在路上吃的粮、菜就约有一百七十市斤了。他们远望迢迢的松潘或理番的杂谷脑一路艰险，不可能指日就到，体力孱弱的人不堪任重，被迫中途扔下茶包子逃之夭夭的事是常有的：如龙

溪镇下面的茶关杨大娘开的歇客店里，头天下午有一个瘦弱不堪的中年汉子，挑着一担百货来投宿，翌晨杨未见此人，杨用手摸摸中年汉子昨晚睡过的被窝却是冰凉的。中年汉子留下的货物在店内保管年余，无人认领，杨大娘最后只好“笑纳”了；穷困潦倒的家住珠脑坝的张顺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康头岩下的岷江中把一坨线绑腿捞上岸，原来是线绑腿和马鞍子还牢牢地缚在一起，可想而知，是运货的骡子滚河了；楠木园秦王庙前滴水岩的石板小路下坡处，曾有一个挑夫坐在那里痛哭，原来他踩虚了足，一担江西瓷器报销了，歇后语说：担坛罐滚筋斗——没有一个好的；绵池镇凉水井镁下面，有一片笋壳岩经常崩塌，路面残缺又下临汹涌澎湃的岷江，有两个“云抬师”抬着一滑杆铜壶从这里经过，抬前者失足掉入江中，但手还攀着杆头，后者无奈忙将双肘一撑，头、肩摆出，人和货物也就随波逐流了，幸存者对他的同伴也只有洒几滴凄苦的眼泪了事。

### 小 吃 店

“威州包子、板桥面，要看婆娘在羊店”，在旅客中流传很久的这句顺口溜早就吸引了我。

包子，当时有馅的和无馅的都叫包子，不过有心子的就叫肉包子罢了（现在叫无馅的包子为馒头）。威州的包子因发得好蒸得开花开朵，吃起来松软可口，故有名。另外威州与绵池镇的锅魁也作得好，远近都闻名。

板桥的面是指陈开俊独家经营的手工面条，由于做工独特加上味道好故远近驰名，陈开俊的内人是重庆人，长于烹调，故能招徕顾客。解放后，板桥沟夜发洪水，她被冲走了。

在山区地方长途跋涉很辛苦，若能吃上一碗滚烫的麻辣面条，看来除消除饥饿和疲劳外还可增添一点情趣。

另外，应顺便提到的是威州街上许伦禄的父亲开设的“大碗面”铺较有特色：他家里的人都是堂倌，卖有用小笼蒸的大山牦牛肉，用芫荽一把做佐料，味道格外鲜美，顾客只需烧酒一盅，再吃上一大碗面，就可算一餐，真是价廉而物美。

威州街上还有几家荞面铺，我常常看到大批的羌族农民赶场时常去光顾。

最讲究清洁的要算回族摆的凉面摊摊了。可惜威州当时的酱油、醋、海椒、豆瓣都缺乏，威州的车子权看准了这点，于是开设了“谦益酱园”，后来获利不少。

羊店的妇女是天字第一号的勤快人，每家每户皆傍山筑屋，门前都面临大江，耕地极少，真是后逼岩、前临坎，没有更多的余地，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能够把家务安排得有条不紊，确是不容易：岩柴、水柴堆积如山；白足足黑猪硕大肥壮；牛羊成群；男人们专种火地（烧荒后开垦出来的耕地），收割的庄稼吊满晾架；客铺清洁，我曾多次步行经过那里，心里极度地赞美她们的能干。挑子客、背子客宿店时，洗足、洗脸的水都很宽绰。吃刀片子玉麦馍馍下酸菜或泡萝卜别有一番滋味，当你吃得饱饱的，经过晚上的“一枕黑甜游”，明天你就好早些上路。

沙坝的董致堂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得一付范仲淹的题字《滕蛟起凤》拓本，拿来绘在店堂后面的粉墙上，白底蓝字，雅俗共赏，另，董堂前还悬有横匾一幅，上写“山水间读书处”，署名“吉人孙清士”。董本人擅长塑像和绘画，故家里有如许风雅之物。董店卖卤肉、烧酒而且施舍茶水。他店门前的江

面上横跨一道破烂不堪的竹索桥，当强劲的江风划过竹索时，发出阵阵的哀鸣声，使人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彻底关的住户给我的印象极坏，男女妇孺都染上了鸦片烟，住居设店虽是瓦屋，然而早被炊烟熏得漆黑，猪屎遍地，苍蝇成团麇集，臭气冲天。

沿途人家多卖豆花，是用胆水点的，一锅黄色豆窖水泡着的老豆花非常涩嘴，再加上小碟海椒面和盐巴，再用豆窖水兑上，咸、涩、辣各味俱全，叫人难以下咽。但下行至麻柳弯就不同了，麻柳弯有株大麻柳树罩着几楹茅屋，迎着大道开设一家豆花店，店主叫杨大娘，是位精明干练的人，虽然只竹杆房两间，黑土碗盛菜饭，但她做的豆花又白又嫩，佐料齐全，名声不胫而走，过路人都愿意到这里来歇足吃饭。杨很会招揽顾客，凡下灌县的骡帮或背足的农民，在店里吃饭无钱时，只要是认识的，都可赊欠，但回来时必须用灌县用赊欠的钱或垫一些钱帮杨带回一些物资，结算时多退少补。因此杨挣得有几个钱，后来，怕棒老二拉她的肥猪，于是就搬起走了。

映秀弯要算“王鸭子”的卤鸭驰名，坐滑杆的人才有钱品尝，劳动群众是不敢问津的。

龙溪镇的场口上谢醪糟卖的瘟猪子肉打整得最干净，卤好后摆出来，红通通、油腻腻的，是五香味道。谢寄居在上场口牌坊则，因陋就简设摊，他用大土罐子盛青稞酒，买主用牛眼睛杯子喝酒，老远你就会闻着肉香，煞是诱人垂涎欲滴，担挑背磨的人们来此放下重物，用一个铜元也可以切一溜卤肉来下酒，如果无钱还能赊账哩！当你吃得醉醺醺地，往上走可劲翻越驰名的娘子岭；往下走可飘飘然地步行三

十里进入灌县城看夜戏。无怪乎在威师校教我们的老师，特别是军训教官赵堂春先生，上下都得饱尝后满意而去。谢不知何许人，孤身流落在龙溪，头绾道髻，满脸银须，对人和蔼，每日暮鼓晨钟虔诚地敬奉文昌菩萨，临解放时因误食有“口蹄疫”的牲畜肉去世。

### 税卡重重，土匪抢劫频繁

蒋介石忙于对付人民解放军，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已经大败亏输，忙着逃跑台湾和组织大西南的所谓防务，因此无暇顾及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边陲之地了。

我所见到的当时灌威道上，确是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关金券、银元券、金元券，老百姓都不信任了，社会退回到了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时代，就是打二两清油照亮，也要用大米或玉麦籽籽去调换，因为那时赶灌县城吃一碗面也要用钞票一大叠。

汶灌交界处有个界牌，是木质的骑路牌坊，上书：“汶灌交界”。彭县黑窝子、青杠林及灌县白沙河、虹口的绿林好汉们经常在这个交界处的珠璣坝的麻柳弯拦劫行旅，有时一天达四次之多，可苦了灌威道上来往的行人。

娘子岭巖的银台观本来有道士经营食宿的店房，后来行人闻匪色变，谁也不敢逗留，要想翻越“十五回环娘子岭”，也得先住宿龙溪镇探明虚实后给队蜂拥而过，抵映秀湾（旧乡公所所在地）就谢天谢地了。

我经过娘子岭银台观时，殿堂圯毁不堪，祖师殿、关爷殿布满鸽翎蝠屎，庙前的“三眼井”原是清澈如明镜，而今象生了翳翳的老人眼睛了。四周浓雾迷漫，观音殿内，泥菩萨

颜色剥落，壁上的：“步出龙镇登层峦，风雨凄凄到银关，十里短程停百次，回看千峰埋云烟”的鲁国人题的诗句仍依稀可辨。凉气令人毛骨悚然，雾气使人作呕，风雨凄凄使人不禁有沧桑之感。

一九四五年春末，灌县蒲村惯匪苟世其率领伙众由龙溪沟内窜往娘子岭上的乱石窖拦劫国民党保安队二团左团长保送的马帮，被保安队打死七人，苟亦毙命。次年蒲村惯匪苟佰如为报苟世其之仇，从太平驿沟窜出，向驻守东界脑的保安队连长成都人马光普行贿，送德国制“快慢机”手枪一支，要求“借路”。马借口警戒，把全连拉上山，让出大路。匪众经豆牙坪沿岷江大道下窜映秀湾（现老街），借口去年有映秀乡团丁在乱石窖打过他们，于是，大肆劫掠，乡公所仅有几个吸大烟的乡警丁，无法抵御，被抢了通街。土匪还准备放火烧房，一些老年人跪下号哭求情，总算留下了房屋。土匪仍由原路从容经过保安队驻守的东界脑，进太平驿沟返回老巢，那位马光普连长实际上成了保匪队连长。

灌县金马场巨匪周连武（后为四川十六行政区专员何本初招安，改名周功德，当了专署的什么队长，解放后被镇压）统率数百土匪横行无忌，据说在拦劫中抢走一位回绵池小学的女教师叫马澄清的，威逼她当了压寨如夫人。周的两个儿子早就是边棚老板。他们主要散居在白沙河、虹口、龙溪沟，常常出没在桃关沟、沙坪关沟、罗圈弯沟、太平驿沟和娘子岭，拦劫的对象是过往客商、烟帮、马帮。县的保安队也只装着眼睛瞎，那时汶川县的县长祝世德根本不敢过问，只好井水不犯河水了事。

同寅，尔布董勒希（回族，绵池人），父丁忱，由蓉城

学校返梓奔丧，途经罗圈弯遇匪，强迫他当驮牛，他体弱不能任重，途中受尽诟骂和毒打，饥饿和极度的负重飞奔使他倒下了，土匪看他是个“半截子幺爸”（娃娃子），才网开一面释放了他，在那万山重叠，杳无人烟的地方，我的同寅如果没有地理知识，那次肯定葬身野谷了。

一九四五年秋，我在龙溪亲眼见到耿达桥的匪首刘清凡，其人身高且壮，满脸络腮胡，浓眉曝眼，身后跟着他的瘦弱的妻儿和一大群携刀挂炮的绿林人物，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官府无人敢过问。一九四七年这帮匪徒在理番二道桥抢劫了国民党省政府的考查团，触怒了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何本初，他立即从懋功（小金）、靖化（金川）、汶川等县调集民团，汇同四川省保安队、各县警察队进行围剿。刘带着家眷及匪众和沉重的虏获物品，躲藏在懋功长坪沟的一个寨子。刘正在小头人杨茂岁家做饭，发觉被困，忙将家属藏在底层，和匪众进行抵抗，结果刘被击毙于房外，并捉住土匪十多名。

利欲熏心是贪婪的人的本性。身为汶川县下水里龙溪镇的二保保长又是该地的舵把子，也是镇里头号的殷实户，也不会想到这位矮胖红鼻的人，解放后在“清匪反霸”的运动中，暴怒的龙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严厉惩办了这家伙。时至今日，在豆棚瓜架下面的月夜闲聊中，笔者从没有听到过有人说过他的好话，表情都是咬牙切齿的。

×××拥有云华村耕、荒地的四分之二强，有榨油坊、磨面房各一座，每年大量收炕芋片，制细茶和大批“西边茶”，街上雇人开设油酒店铺，五黄六月大量借出生虫的玉麦籽，借一斗下半年还一斗五升。他还贩卖鸦片烟、放高利贷。其舅子是汶川县国民兵团总队长，大儿子是分队长，

二儿子在家助纣为虐。

云华村的袍哥管事杨本信是×××的亲信，×××借枪支弹药与杨，由杨胁迫其穷佃户王建成、吴少清等在娘子岭多次抢劫商贩。云华山矮子树股匪（漩口场杨××）越脏路过，由其二儿子指挥伏击，掠得大批的白大绸、象牙圈子、五色丝线及其它货物，龙溪群众大哗，但也奈何他不得！事情微泄于汶川县政府，其舅子当时任龙溪镇镇长，串通区长张伯光，暗中送了重礼，竟将王建成、吴少清杀了当替罪羊。我后来在云华山拣柴经过这两家家属的住地时，见其老母、妻子及儿女周身褴褛不堪，蓬头垢面。锅中只有菜汤糊糊，灶上破碗狼藉。嗣后，他们的妻子迫而改嫁他人，不知去向。

汶川县龙溪镇第七保南岳庙的冯克昌，是绅粮家庭，一九四八年竟率领大士坪土匪周德昌、陈炳康等二十余人翻越龙池的火烧岗转至娘子岭北边的甘溪铺抢人后，警告当地开设吊足楼旅舍和豆花饭店的连五娘不准说，但连暗中逢人便说，后来人人皆知。

龙溪镇土匪杨继昭、董玉娃在娘子岭甘溪铺拦抢映秀乡乡长董仲杰的哥哥董济安，一枪打死之后，认为死者口袋里会全是钞票，当口袋打开一看，原来尽是七月半敬祖先人用的纸钱十余捆和几把新挖锄，土匪们吐扒口水，自认为冬瓜圈做围巾——霉登项。

烟帮与烟帮的械斗、仇家的械斗、和官匪相通的事层出不穷，简直是家常便饭，这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社会何时才能了结！

但是，官府仍没有放松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压榨，借口缓

靖地方治安，确保行旅安全，于是沿灌威道层层设下关卡，收税的名目繁多。从灌汶交界处的楠木园卡（区警队）起，街上有镇公所卡、县税务所卡、娘子岭南麓的尖尖树卡（区警队），映秀乡卡，兴文坪卡，桃关缉私队卡，下索桥卡（县警队）绵池镇索桥卡（县警队）及绵池至威州的沿途卡（其间保安队流动驻防卡未计算）。过往商人不管贩运什么东西，都要拿一些来“孝敬”他们，如清油、烟、酒、盐巴、草鞋、水烟、“门门门”牌香烟、儿童牌火柴等等。下来的骡帮要叫你解开羊毛驮子以检查鸦片烟为由进行“检查”，识相的老板只好赶紧送上“袖里财”过关了事。只有一种人，他们连盯也不盯，就是背茶包子的。所以穷人们情愿去磨骨头养肠子也不愿去干别样，以免受那关卡上的凶神恶煞的人的狗气。

一九四六年龙溪镇镇长冯允旂亲自出面要四乡八保筹资买枪弹，并叫镇警丁将龙溪镇十所店宇的钟、鼎、炉、磬统统捣毁（其中有明代成化及清代乾隆年间的两口巨钟），作为废铁一齐运至灌县出售，然后又抓些公款购买捷克式机枪两挺和一些弹药，冯从中作弊，渔利不少。据龙溪罗沛如、曹光第两老人说：“当时买一支普通土制步枪要两石（每石约合四百市斤）多米；买一颗子弹要一升米（约合四市斤）”。

公事人当时照样讲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借机大肆摊派，从中渔利。连守磨房的颜光桥（佃户，多年来攒得有几个钱。）也被派买步枪一支、子弹十五夹。后来，颜光桥的枪被歪人借去跑烟帮给打来吃起，颜气来害了一场大病。就这样，整个龙溪镇当时就拥有了长短枪一千余条，俗话说：“有枪就是土霸王”，再加上耸人听闻的扩大传播，